

## 我的人世间

写给《新晚报·人世间》开篇之际

每个人都在人世间。

人世间是人人的人世间。

人世间的故事丰富极了——一代人作古，一代人新生，故事却从未间断。上一代人的故事逐渐被岁月带走，融入了历史；下一代人的故事增添进新的内容，开始书写新的历史。

一代又一代人承上启下，人世间的故事永不终结。

人世间本身即是一部厚得超乎想象的大书，用长江或黄河来形容也毫不夸张。

每个人也都是一本书。长寿者是这样，少年和青年亦然，区别仅仅在于——前者在写结尾，后者在写第一章；某些人虽有值得写的故事，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写，于是由爱他们的亲友或敬他们、感激他们、铭记他们的人代写。

人人的故事都是人世间的故事——轰轰烈烈的是，看似平平淡淡的也是。

每个人这本书都是人世间这部厚书的页码或章节。

人世间这部厚书包括一切人的故事，这是它与历史的不同。再厚的史书也比不上人世间这部书厚，因而它有前提，包括一切人的故事，并有体量使用一切人的故事汇成自身之内容。

朋友啊，拿起笔来，写写在人世间中的自己吧，写写自己对人世间的感受吧！自己的故事，自己的感受，当然由自己写来最好。你不写，人世间怎么会知道呢？而这写的过程，也恰是你理解人世间的一种方式。

你需要理解人世间。

这对你有益。

人世间需要你理解。

这对人世间有益。

你因理解人世间而会变得人间清醒。

人世间因理解了千千万万的“你”，才会更加与时俱进！

梁晓声  
2023. 9. 13  
北京

人世间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设计 程世欣

## 北大六道街234号

□程颖刚

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，我家就住在老道外北大六道街的一个大院里。原来的门牌号是234号，现在的门牌号是30号。

老城区道外区的街道狭窄，人口密集，最规矩的一条街就是西东走向的靖宇大街（老名正阳大街）。这条街西起景阳街，向东一字排开20条横街，又以靖宇大街为界分为南、北，南边的从南头道街排到南二十道街，北边的从北头道街排到北二十道街。最令人晕菜的是我家所在的北六道街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又被分成了大、小两个北六道街，不仅走亲戚，串门子的经常走错，连邮局的投递员一不留神也会把信送错了地方。

比起那条仅能通过一辆马车的小六道街，我们北大六道街就气派多了，三辆马车并行也能通过。我们234号大院南距靖宇街不过百余米，南面隔一个院子是基督教堂，北面隔一个院子是红星电影院，大院门旁边还有一个专卖西点和热饮的牛奶馆儿，周围商店、饭店、水果店、药店、诊所、浴池、学校、医院，都不超过400米，其“社区”功能、设置，绝不逊于现在的CBD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我们这个大院子也是有型有款的。进入大院儿，先要经过一个高高的大门洞（虽然现在看来已十分低矮狭窄），院子楼分为两层，二层一圈儿木制明走廊，东一西二共三挂明楼梯，走廊和楼梯都镶有花瓶状的木柱，走廊上方还镶了一圈儿三角形和半圆形拼成的木质装饰。明走廊和楼梯都漆成绿色，和房子的红砖墙、白木窗衬映起来别有一种异国情调。

这栋U字形的二层楼房外墙是红砖砌就，那墙都是两砖半的，足有60多厘米厚，冬天保暖，夏天阴凉。房屋铺的全是木头地板，讲究点儿的人家把地板刷上红色或橘红色的油漆，条件差点的人家就是原木的颜色了，但也都把地板刷的木见本色。屋里的间壁墙都是板夹泥结构的。所谓板夹泥结构就是在屋子要间壁开的地方先立起粗木方，然后在粗木方之间菱形交叉钉上二指宽的木条，再用发好的白石灰膏和上沙子、麻丝抹平，抹好沙子灰，最后再刷上石灰水。为了保暖、隔热，厚铁皮盖儿的坡顶天棚里，还铺上了厚厚的锯末子，所以大院儿里居民最紧张的事就是防火。因为如果稍不留神沾了火，这座砖皮木骨木头地板木屑头盖的房子，半个时辰就能烧落架了。

院儿里的居民无冬历夏都是靠点炉子生火做饭，家家的烟道全是经过天棚再通往砌在女儿墙上的烟囱。平时还好一点，到了逢年过节用火量大的时候，家家都提着半个心睡觉。我记得起码有两次，院子里闻到了“生烟子味儿”，全院的壮劳力都钻进天棚查找火源，人传人端水浇灭了被烧热的烟道烤着了锯末子，避免了惨剧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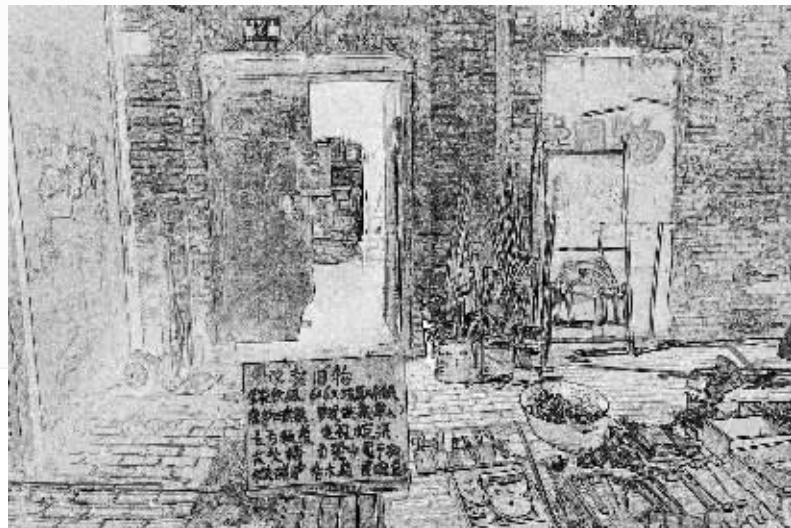
所幸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考验，这栋老楼仍安然无恙，虽然破败却依然筋骨健全。

老院儿里的房子要说好，那只是二楼北边的5户人家住的几间正房还算说得过去，因为南北朝向冬夏都能见到阳光。因为贴着这个院儿的南边也盖了这样一个圈儿楼，所有南侧一、二楼的住户都没有南面的窗户。而北面的一楼住户，窗户大多数都被藏在了明楼梯底下，一年四季也见不着多少阳光，有临街窗户的东侧住户，也只是东窗每天早晨能见一点阳光，西窗下午有点儿夕照日。

记得老院儿的大门是最有讲究的。两扇木质大门包了黑铁皮，钉了大圆钉儿。白天大门向里侧打开，夜晚大门关上插上大门闩，并锁上一条大铁链子。这活儿由院儿里的居民轮流值班，负责晚关早开。早年，没有什么夜生活，家家天黑就睡觉，到点儿大门就上锁。所以，有极个别晚上有事的人回来时要敲大门，家里等门儿的人拿了钥匙去开门。所以谁家晚回来的人，一敲大门全院儿都知道。后来，规矩宽松了些，大门上的小门儿晚上不锁了，每晚用铁链子锁好后留出能倒进一台自行车的空隙。直到我1970年参加工作之后，上夜班回来还要钻铁链子进大院儿。

据老人们讲，院儿里这锁大门的规矩早年是为了防“胡子”，大院儿离松花江近，那时江北的“胡子”时有进城；后来为了防“小鼻子”“大鼻子”进院儿骚扰，久而久之形成了院儿里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。其实，那时候这个大杂院儿里的居民也没什么怕偷怕抢的，主要保的是人的安全。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大院里人家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，这夜里关大门的习俗反倒自消自灭了。

如今，那两扇大门虽然仍在，但早已如耄耋老人的一双门牙，歪歪斜斜地倚在大门洞里，再也担不起守卫门户的作用了。



我生活了31年的老道外大杂院儿。